

## 风动边城

世事一场梦，生命几度秋。当脊梁和灵魂、汗水和呐喊交织出一幕幕繁忙的场景时，黄土夯筑的宽厚土墙便渐渐隆起于山头，最终蜿蜒成了中国北方大地上吞吐八方的长龙。



敕赐慈云寺匾



天镇县城慈云古刹



堡门巍巍，透射出当年的气象

□ 憧憬

我来天镇，去一个叫“平远头”的地方。

很少有人知道平远头，或许因为它处地太过偏僻吧，多少有些被人们忽略——忽略的是它掩埋在黄土之下的历史。我要告诉来过或没来过平

□ 抵达

去平远头，从天镇县城出发，往北，要经过许多个村子，到了新平尔，往东，还要经过廿墩、十六墩、大营盘、八墩这几个村，才能抵达。

天镇南部的村子，多以屯、沟、窑、营为名，而北部的村子，则多以堡、墩、口为名，如五里墩、十六墩、廿墩、三墩店，平远堡、永嘉堡、新平堡、谷后堡，李二口、张仲口、瓦天口、熏天口。在古代，堡，是边防地区屯兵与生产相结合的村寨，口，是长城的关隘或重要通道，墩，是遥相呼应的军事瞭望台。毫无疑问，这都是长城留在大地上的烙印。

相较于墩和堡，去平远头路上经过的大营盘，村名值得寻索。我请教天镇的文友，是谁赋予了这个村子以

□ 怀古

我不止一次写过长城，来平远头，来山西的最北端，长城依然是我笔下要勾勒的风景。

明长城的外长城，以河北—北京—河北—山西的走向，浩荡蜿蜒，进入山西第一站，便是天镇的平远头。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，在三晋的北部边城，开始了黄土的注解。中华文明之广博，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，但面对长城、面对真实的历史，可以窥见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魂之所在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平远头的缘故——我想看长城进入三晋时的雄浑，还有这雄浑铸就的“边城风骨”。

据考证，天镇境内目前保存有历

□ 幽思

嗅着乡情的质朴、沿着长城的走向，我停驻在平远头的一个黄土墩台旁，内心不断提醒着自己，这里是天镇的最北端，也是山西的最北端，生怕怠慢了这沧桑写就的乡村表情。

数百年前，想必平远头是一片荒芜，天地辽远、山水横亘，旷野那么沉寂，一如开天辟地时的景象。几百年间，时光不停地将其晕染、镂刻，才有了今天看到的苍茫。当年修筑长城时，山间的风也是这么大吗？如洪流般从远处呼啸而来，扬起滚滚黄尘，涤荡着人的脊梁和灵魂。

中国人以血肉之躯筑起的这条长龙，千百年后惊艳了世界。

我说不好历史在平远头沉淀了多少过往的深邃，但伫立在墩台边，心反而会很静，不由得想回溯历史上

远头的人，这里是天镇的最北端，也是山西的最北端，从地图上看，它以昂首挺胸之势，嵌入河北与内蒙古的交界处，让山西与这两省紧紧拥抱。

平远头村东的山坡上，立有一块“三界碑”，所谓“鸡鸣三省”，此地名

“营盘”之名？文友们告诉我，谁定下的这村名已不可考，但有人说大营盘最初其实叫“鞑营盘”，如此一来，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就不言而喻了。天镇县还有以“营”为名的村子，但只有北部这一个村取名“营盘”。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，恐怕无人说得清，但可以确信的是，村名一定和当年屯兵驻扎息息相关，而营，确实是古代的驻军之地。

来之前，我查阅了清光绪年间成书的《天镇县志》，开篇“天镇，介燕云间，居晋极边，前代当为兵衡”一句，便开宗明义，有些摄人心魄。“衡”是繁体的“冲”，而“前代”，指清之前的明朝。作为“兵衡”的天镇，历史上是兵戈相向的战场，营盘是古战场的一

史上3个时期的长城：汉长城、北魏长城、明长城，尤以明长城保留最多，相对也最完整，曾经牢牢护卫着山西的“北大门”。许多年了，我执着于沿着黄土夯筑的长城行走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些或完整或残缺的古代遗迹，是历史真实的呈现，正是有了这样的呈现，平远头的粗犷和沧桑才俯拾皆是。这粗犷一方面自然是造化，但更多的是因为长城的浓缩。在一望无际的生命轮回里，长城勾起我澎湃的思绪，耳畔的风又不断涌流，有些撼山动地，让我陷在历史的汪洋大海里一遍遍冥想。

风，是历史的雄风吧。

的岁月，尽管那岁月太过遥远。作家王小波说，“能见到古人所见，感到古人所感，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（《北京风情》）。”再跨一只脚就是内蒙古、再跨一只脚就是河北的平远头，历史感触手可及，我真的见到了古人所见，也感到了古人所感，而天镇充满这般历史底蕴的村庄何止一个平远头！

从平远头返回的路上，同行的天镇籍友人鄧守江告诉我，500多年前，著名的“土木堡之战”的战场之一，就在天镇西北部的白羊口和榆林口一带。

公元1499年，发生在土木堡的那场战役，以蒙古瓦剌的胜利和大明王朝的惨败告终，是明王朝繁盛与衰落的分水岭，也是明王朝276年建国史中最大的耻辱之一，更是当朝皇帝

副其实。如果说，天镇是山西北部的“边城”，那么，平远头就是这边城的北部“前哨”，与远在运城市芮城县的“风陵渡”，扼守了山西这方沃土的最北和最南。

部分，繁衍到今天的村庄，村名自然就令人遐想了。一路上，黄土墩台遥相呼应，天镇这片土地，有太多值得解读的文明。

数百年已逝，黄尘掩埋了历史，明朝时刀戈剑戟的岁月已被尘封，营盘也好，军堡也罢，早不是曾经的战场了，谁还听得见往昔的厮杀！过去了的，再不可能回头，一任时间流逝，而来到边城的人，皆默默寻找各自心中关于历史的答案，也会生出探寻时的纠结。

风很大，由山间吹来，如历史的狂飙席卷。黄土墩台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掠过，而到了平远头，墩台更是错落于山巅，呼应着起起伏伏的长城，一直向远方，逶迤茫茫。

长城发挥原有功能的时代过去了，如今，这里是平远头人的故乡，一代代在村庄繁衍生息，把先祖的故事续写进黄土，再讲给子孙后辈。村民们的祖先，也许就是当年疆场上的兵士，胜败的岁月里，他们在这片土地扎了根，年复一年，孕育出平远头人甚至天镇人的豪放秉性。我很喜欢散文家杨明的一句话，“所谓故乡，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一站。”这是我读到的对故乡最形象也最温暖的定义，而在平远头这片有着遼远历史的土地上，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个定义的滚烫温度。

历史的风吹过，生命代代不竭。

朱祁镇的莫大耻辱。黄土夯筑的长城，起伏在茫茫山梁上，但没能阻挡瓦剌的铁骑，而狼烟升起时，将帅不和大明军队，早已乱了方寸。大明的北部国门被瓦剌攻破，剩下的就只有屈辱了。我曾在文章里写过朱祁镇被俘的狼狈，但他于异乡经历了数载幽禁后人生的惊天“逆袭”，又岂是所有人能预料到的！

风动边城的时候，我来到天镇、来到平远头，重温了历史上的盛衰起落，而那些最有嚼头的时光片段，已翻过数百年了。当我重新打量天镇这片土地时，才意识到以往对它的认识太过简单，而当黄土地长出新的耐人寻味的故事时，我体悟到了这片土地更为厚重的文明。

文/图 许玮